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理宗初潛

國朝書目
魏子之謗

徽宗梓宮

成均舊規

光齋

諸齋祠先輩

學規

太學文變

兩學暇日

學舍宴集

三學之橫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祠神

簿錄權臣

癸辛雜識

後集目一

汲古閣

韓平原之敗

馬相法國

荔枝梅花賦

金龜稱瑞

許占寺院

鬚屬腎

短小精悍

綱目用武后年號

游閱古泉

種竹法

律文去避來

廖瑩中仰藥

先君出宰

向氏書畫

誤書廟諱

修史法

過廡

十二分野

國朝書目
卷之二

吹雲

故都戲事

馬裕齊尹京

賈廖刊書

賈廖碑帖

濟王致禍

十三故事

舞譜

知州借紫

記方通津

大父廉檢

斷橋

饋送壽物

桐蕈鯁魚

縱囚

趙孟桂

紫紗公服

譯者

癸辛雜識

後集目二

汲古閣

祕固

雅流自居

張氏至孝

五行闢色

杓字義

連枷

正閏

荀奉倩陸象山

大行

龍有三名

押字不書名

蕞蕞

五月五日生

度宗祔廟無室

徐雷登第

私取林竹溪

吳益登對

朱王二事相同

方珠

張約齋傭者

禁男娼

趙春谷斬蛇

三山詔歲舉送

癸辛雜識

後集目三

汲古閣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後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理宗初潛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毋家榮文恭王時待次閩縣尉遣僕平某者即平幙使之父也贖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過軍丞驚人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塘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艤小舟欲登

癸辛雜識

後集一

汲古閣

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卧船爲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永希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膺與爽與休與蔽與應理宗王時侍郎王宗與權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時入和尚師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

土地祠久之皆餒遂就市肆呼麪方及門而拌覆地衆方餒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卽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誦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

理宗第六福王第八

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

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於禁

癸辛雜識

後集二

汲古閣

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懸牌於腰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旣而外廷傳聞浸廣於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於榮邸瑤圃池中魏洪則自地以繼關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爲相日穆陵將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專任

方甫以通殷勤吳以弗去國紹陵旣爲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

徽宗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

癸辛雜識

後集三

汲古閣

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真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視之下者斷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椁仍納袞冕翬衣於椁中不改斂遂從之近者楊髡盜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

成均舊規後來不復可見矣謾言所知者數則於此亦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取焉大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爲三場或司成無暇則併在歲晚有八試則無私試試爲監中司成命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錄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第三日卽揭曉每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從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釐餘

癸辛雜識

後集四

汲古閣

並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

旬凡引試二日

經賦一日
論策一日

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

後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欄牖入試大約七人

取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

取一第四第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

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

次年公試中第二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

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

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

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
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
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試第二等名爲入等却用
本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
可以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
年外校八分以止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
升榜若下就試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做內舍校
定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
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

癸辛雜識

後集五

汲古閣

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未升上舍而
過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人之後分數少者
依資次來豁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射某人
已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
入優止理爲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
三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
許赴公試上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
賦三
書二
餘經
各一通榜魁十分亞鼎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
六分內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爲內校

升補上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優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赤脚升其升補名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壓公試內舍新升及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一中優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盡可趕優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中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爲下等上舍謂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

癸辛雜識

後集六

汲古閣

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謂之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擾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續有此附黃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孫始當年間有內舍優校內優三人當年積八分已上者可成舍試次年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爲限等四名縱積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其試兩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之題重於省

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徑到殿中平卽
免省到平校人赴舍試中優卽赴殿自甲子年後
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
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
充此學法也或本未免解當年實請免謂之請免
相衡並相衡免省赴殿國子生寄理法國子生補
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
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
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
癸辛雜識

後集七

汲古閣

方理爲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
半月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
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
殿或特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
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學者
穿乘立堂上狀元亦襴幘立同舍班俟揖揖訖詣
堂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勅黃再拜次
入幕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爲齋僕持去以利
市再至爲階上而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舍

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圃拜次詣諸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臨安府差到客將備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元局凡學夫齋僕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節察推官視殿

癸辛雜識

後集八

汲古閣

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學解試與舍試無相干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曾於方州請舉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異時於學申請者亦免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學曾一請後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

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光齋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牌之上
宰執則送真金碗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柁
一副帥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諸齋祠先輩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
並祠粟齋輦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梅
溪王十朋菊坡崔與之

學規

學規五等輕者關服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

癸辛雜識

後集九

汲古閣

也重則前廊關服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
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
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
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之黥
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
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秉序立堂
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淪並欄幙各隨東西廊序
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彈
文一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篋量決數下大門甲頭

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襴衫押去自此
不與士齒矣

太學文變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
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
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
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卽可以釣致科
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
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爲變

癸辛雜識

後集十

汲古閣

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
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
至于亡可謂文妖矣

此則有
商量

兩學暇日

太學上已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
學乃一日殊不可曉

學舍燕集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
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祇直本齋燕集專有

一等野猫兒卜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以爲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貯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極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

癸辛雜識

後集十一

汲古閣

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閣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

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
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
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
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
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
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
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
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
亦有過人者

癸辛雜識

後集十二

汲古閣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
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
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峻其才最頡頏難
制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
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未如之何矣
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臣輔前是當國者雖
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于外
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爲矣學舍在當時最爲橫議

而啖其厚餌方且訟盛德贊元功之不服前庶一
得罪則黥決不少莫敢少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
敢以邪封墨勅以丐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閭
無怙勢之將官中府中俱爲一體凡此數事世以
爲極難而似道乃優爲之謂之無才可乎其短
者專功而怙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
科之名而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
理學卑者矜時文略不知兵財政刑爲何物垢面
弊衣冬烘昏憤以致靡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
癸辛雜識

後集十三

汲古閣

不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
衆思廣忠益爲相業真萬世之名言也歟

祠神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
早離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
東坡和靜爲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簿錄權臣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爲叛
逆之罪若韓侂胄家有翠毛裯褥虎皮及有織龍

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龍團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至以籍御書龍團錦袱之類爲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平日必與禁苑通往往有賜與帝后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織造龍鳳他如御書必藉以龍錦又何足爲異余妻舍有兩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閣分遞相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爲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爲

癸辛雜識

後集十四

汲古閣

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逝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辭耳昔侂冑敗捕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遜明其不然曰侂冑首兵權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廟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之敗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晨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

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
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
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
內饑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斬國夫人徐
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
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
爲價若干時先妣母謾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
弊鞋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
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

癸辛雜識

後集十五

汲古閣

適倉惶遺之云耳

馬相去國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
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
以暑甚病危不可卽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
知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偃仰小榻素無姬妾止一
村僕煮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
南宮之試止草履襪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
居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旣無

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
冒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
飲亦三兩服卽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
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
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
日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
終疑其託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
之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
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
奚辛雜識

後集十六

汲古閣

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卽日興
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
堅爲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
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
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
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
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
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荔枝梅花賦

唐舒元興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曰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癸辛雜識

後集十七

汲古閣

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

金龜稱瑞

眞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鑾驛覃慶橋酺賜輔臣親王百官宴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莢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羣臣余爲兒童時侍老大夫爲建寧漕屬官廨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物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絕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爲戲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

爲祥瑞載之史冊真可發後世一笑也

許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焉

鬚屬腎

癸辛雜識

後集十八

汲古閣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掀髯則鬚或易脫每疑爲腎氣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年唐之李紳是也

綱目用武后年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脩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受則曰周武氏天授此癸辛雜識

後集十九

汲古閣

意甚嚴但武氏旣革唐命國號爲周旣有帝而又

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

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

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

游闕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巖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環珥

之類中有石猱沓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卽
所謂闕古泉也猱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
那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
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
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
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甕飴然又前一巨石
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
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
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

汲古閣

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

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於前時正見湖
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
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
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没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
勝故書之以諭好事之尋游者

種竹法

嘗聞九曲寺明闇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笋
後竹已成竿後卽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

月便可行鞭來年便可抽筭縱有夏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雖無日曬之患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筭比之初夏所移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

律文去避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令文宗貴賤長輕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恭承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一

汲古閣

上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此義止是憧憧於通衢之大路人密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有他意耳余嘗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蓋避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廖瑩中仰藥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

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
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
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
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
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
袂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
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
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
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
血而斃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二

汲古閣

先君出宰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
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
爲之略無科擾民稱之爲周佛子樽節浮費百廢
俱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
釋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爲大閣扁曰清涵萬象
關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
取古詩風合雨花香之詩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

其時李文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強幹數十把握
縣道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爲理自循不能一
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
閨爲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
曰此妓集未塵忝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
係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
歲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攷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
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爲先子有意於
相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三

汲古閣

滿去乃首章見劾焉

向氏書畫

吳氏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
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
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
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駿而誕其母
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
千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困
道多能而狡獪初游吳毅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

憲之門聞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
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
畫則出画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錄
其副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
索駿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酌以異姓將仕郎
一澤公明相載之以爲謝焉後爲嘉興推官以賊
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子遺矣然余至其家傑閣
五間悉貯書画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未
論画也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四

汲古閣

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璧石高數尺臥沙水
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
盡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
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
其棺上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画甚多時
董正翁楷爲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武刻也
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燁燁透出紙外與尋
常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
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

去尸氣遂作檀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頗爲
裁損所謂金龜八字云

誤書廟諱

胡石壁穎爲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
胡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
亦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狀
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
胡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
之則有署字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五

汲古閣

是徑不敢問而遣之

脩史法

余嘗問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爲長編作木厨
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
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
井然有條真可爲法也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
如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

卽男染其疾而女癡土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塔鼻斷手足而殂癩卽大風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六

汲古閣

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來際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雲

吹雲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意問之

則謾云出漢書然莫可攻也繼閱方書於香芍散
證治云吹霎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故都戲事

余垂齟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
者自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
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鼈
鰕魚皆以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卽
沈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
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七

汲古閣

五尺画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
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旣而運輪如飛俾客
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
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鬣燕翅之類雖極
微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
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
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鰕鱔然或爲毒蝮所嚙一
指腫脹如椽旋於篋中取少藥糝之卽化黃水流
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

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
此爲尤異其家所蓄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
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
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
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
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
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
尚存耳亦可彷彿秦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潮
有道人負一籠自隨啟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八

汲古閣

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螳
如蝟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
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
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
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尹京

馬裕齋光祖之再京尹也風采益振威望凜然大
書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知
並從公舉若挾貴挾勢及無益儷語以屬者不許

收受達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點檢銜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事至見有薛監酒方叔在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貴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答覘袖間則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奈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旣而速客僚屬白事畢薛出袖中函書馬公顰蹙不語旣而又出儷卷傍觀皆悚懼而典客面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

癸辛雜識

後集二十九

汲古閣

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余袖中乃謝啟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無勢以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況他人哉

賈廖刊書

賈師憲常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

隨抄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
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工事
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
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
撫州草抄紙油烟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籤
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
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
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
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

汲古閣

賈廖碑帖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
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
墨摹榻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
爵金帛稱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
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
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
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
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

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致禍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一

汲古閣

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擴之父號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異日當竄之上二州也旣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穢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

扶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
舉取范質卽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
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最爲
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
爲張功父之客云

舞譜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
多妃嬪諸閣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二

汲古閣

虛影 橫影 稱裏

大小轉攏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塲 攪手 鼓兒

打鴛鴦塲 分頸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躡 綽 覷

掇 蹬 竣

五花兒 踢 搯 刺 擲

繫 棚 摔

鴈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攢 木 摺

促 當 前

勤步蹄 擺 磨 捧 拋

奔 擡 擲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三 汲古閣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魚袋先子爲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旣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廳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旣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漕居輦下者則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爲知州軍而旣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

矣然亦莫曉立法之意也

記方通律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通然記如此旣未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四

汲古閣

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正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蜩履稀之徵亦各有道也

大廉儉

大父少傳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旣又移寓天聖佛刹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毛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爲

之歆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大父雖
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醯味頗異常時
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備不時之
需者遂令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
有耶其白慎若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
背子鞋襪

斷橋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
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爲無益奏止之既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五

汲古閣

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窾以陷虜
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
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膚革之
劑亦祇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饋送壽物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
廊間觀者爲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
外人之窺何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閩帥饋
師憲三十皮籠扃鑰極嚴誤留寄他家其承受人

不過齋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
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
記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鶴數十
金魚及比目魚等及作粟金臺盞遺陳自強者在
今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
爲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秀巖蜀產耳目
之隘故耶

桐葦鰻魚

天台所出桐葦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色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六

汲古閣

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擗桐木
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賈師
憲當柄日尤喜苕溪之鱸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
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
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余嘗於張稱
深座間有以活鰻魚爲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
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
今皆然也

梁席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胤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常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七

汲古閣

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阡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雲川蓋未嘗爲

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篤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紫紗公服

近見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紗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八

汲古閣

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譯者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叉

去聲
皆譯之名也

祕固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癸辛雜識

後集三十九

汲古閣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張氏至孝

寶慶丙戌莆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旣祥而不除欲喪之終其身太守楊叔昉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

便是爲學

五行間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爲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爲驪

杓字義

杓音進凡織前綬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韻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也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

汲古閣

連枷

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柶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鈹連枷鈹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鈹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柶亦作杵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柶杖之柶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後廬陵蕭常著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爲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飛亦著爲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棄之竹馬耳蓋欲沽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誼子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一

汲古閣

宜之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聖人以秦誓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移雖聖人不能強黜之漢儒雖以秦爲閏位亦何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昇自稱爲吳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或問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正統夫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一或興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强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真偽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爲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今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爲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襄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二

汲古閣

義帝雖爲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爲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爲諸將所立猶不得紹統光武卽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而魏吳分註此正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

江南而正統未絕安帝爲桓玄所篡未幾返正以至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絕也自是歷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比之隋文平陳而復得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爲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註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謂密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三

汲古閣

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晉武帝襲祖父不義之業卒以平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槩之弄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顧以其終於僞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爲之說

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有正雖秦隋可濫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爲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混乎若曰紀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真僞吾恐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爲正不正者爲國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莊周有言竊鈞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鈞者也秦晉及隋竊國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子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說而幸已之不與同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四

汲古閣

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獍蛇豕豺狼且將接跡於後世爲人類者亦皆俛首稽首厥角以爲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爲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註薰猶珣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矣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五

汲古閣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玄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韋註平聲理宗之喪湖州敎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諡法而實不然也前

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諡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記註

龍有三名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六

汲古閣

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簾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義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歲而言

駁

右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

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

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爲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疊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寅德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註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

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也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子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押字不書名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書批殊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七

汲古閣

不能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字而不書名者或者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孕雲是也豈惟是前輩簡帖亦止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餘年事爾

蕞絕

蕞絕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程反東茅表

位出國 叔孫通爲綿蕝野外註立竹及茅索榮
習禮儀其中師古曰蕝與蕝同皆子說反然十七
薛韻內只有此說蕝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木待問
輪對誤讀蕝爾之國作撮音壽皇厲聲曰合作在
最反讀爲是按毛晃韻十七薛出蕝蕝二字於十
三蔡內亦有一字內蕝字下註子芮反束茅表位
正叔孫通綿蕝之儀春秋傳云置茅蔭也蕝字下
註史記禮書作綿蕝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置
綿索爲習肄處謂以茅剪植地爲纂位又於十四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八

汲古閣

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別出一蕝字祖外反小
貌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
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
文長以實告之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
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
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
君俗以五月惡月故忌

苑史
記傳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

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舉曰俗語舉此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

西京雜記

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

姓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托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世說

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

癸辛雜識

後集四十九

汲古閣

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爲天寧節近世省史翁應龍亦以五月五日生後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續齊諧記

孝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濤迎神溺

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後與

父屍俱出

東漢列女傳

度宗祔廟無室

太廟自宣僖翼順四祖爲祧別於太廟西上爲祧殿以奉之與太廟諸室並同烈而魯門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爲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已無所容乃外闕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徐畱登第

畱忠齋夢炎徐昉霖在衢校俱受知於俞教任禮俞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畱亦中選每同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涵于酒無所聞知時癸辛雜識
後集五十
汲古閣
穆陵書后又克艱二語以錫丞相史嵩之謝表及記皆濮所爲畱刺知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虜齋福清人乙未吳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舉莆田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說堯爲五帝之盛仁爲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題爲極大實之云題目自好但矮些箇

西山默然林居與王隔一領素相厚善省試前林
衣弊衣邀王車密扣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天
下爲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議
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天
下爲一家四韻堯宅禹官大鋪敘西銘至是西山
局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日逼無題奈何王以
位下辭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
乃以前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略西山擊節至引試
日題將揭曉循例班列拈香象方對越聞王微祝
云某誓舉所知神其鑒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質
亦在試中上請以鄉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預選云

吳益登對

吳益爲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問曰白鹿
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
淝之功成於已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僖祖東向
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

癸辛雜識

後集五十一

汲古閣

廟議見中庸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文鑑卷元

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南

史臧燾駁鄭玄以二祧為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

併攷之

方珠

橫塘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為揚

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資以

逃因遭褫剝資緣復官既得連州蓄徒二百專事

采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

癸辛雜識

後集五十二

汲古閣

經司風聞復遭廢停已過滿半年後至者擠之遂

飲酖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貴圓貴色貴大如珠不圓更

無色何足貴

張約齋傭者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眾內有一人貌雖瘠

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

人以事至京畱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為

此張問其果欲歸否答曰雖欲歸柰無路途之費

長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賙之且去不復可知

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且貸以資使爲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周其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孺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娼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

卷之三 雜載

後集五十三

汲古閣

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傳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醜故耶

趙春谷斬蛇

趙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興建佑聖觀斂民財甚夥未幾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詣

亦如故特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毀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倅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繼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詔歲舉送

三山舊例詔戶部每場兩日帥於譙樓揖士蓋貢

雜識

後集五十四

汲古閣

院在樓之內也樓頭贊揖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無慮數萬雜以市人群不逞旗號紛然搶案占廊奔突可

余閱陸王諸家小名錄歎其書聞不具如茲集烏孫關孫之類一一續補可以傲董彥遠家子弟矣宋末文體之變三學之橫被此老痛言之真堪醫俗但恨男娼過癩穢褻之語亦並存耳其游閱古泉一段不遜陸放翁閱

古泉記放翁見誚于世惜哉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跋

勝國周弁陽先生其先本齊人繇曾大父中丞公
寓湖遂為湖人先生才既高而不甚顯用發憤著
書世所膾炙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是也野語刻於
正德間雜識雖列稗海而前集外俱屬野語余向
應試畱都道經金閶從小肆購抄本始全大抵宋
南渡後事居多而我湖文獻亦藉以有徵每念與
其私諸已孰若公諸世適琴川子晉毛君手書相
証喜而緘致因語之曰不佞嘗閱眉公札洎六硯

汲古閣

齋筆記知先生又有志雅堂雜抄浩然齋視聽抄
意皆可事傳名一時傳布詎非菘林快事昔魏常
永昌遇新異則勤訪求或質買則期必得以門下
殫精斯道竊有望焉迺若鵲華齊魯之山松雪以
先生本齊人故画鵲華穉色卷贈之先生之稱四
水潛夫則以我湖有霅溪合四水為一也郎仁寶
易四為泗謂出山東魯縣謀矣至於癸辛街在杭
先生自湖寓之目以名書而實非杭人也否則何
復稱弁陽老人也客讀之笑曰子亦欲借之為

陶里光耳而要非虛語也子晉當有以成子志矣
昔歲在玄默敦牂且月閏元衢識



